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定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史傳不言其母不知誰所生也以敬王十

一年即位諡法

安民大慮曰定

經元年春王

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

**疏**

故 正公之至月 正義曰

凡新君初立必於歲首元日朝正於廟因即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因書於策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其或國有事故不得行即位之禮國史亦書元年春王正月見此月公應即位而有故不得隱莊公僖四公元年無事而

書春王正月是其義也。此年不書正月者，公即位在大月故也。傳稱昭公喪及壞饋，公子宋先入，則正月之時定公猶從昭公之喪在於乾侯，未入魯竟國內無君，不是即位闕禮，故不須書正月也。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月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此年爲元年也。然則正月之時未  
有公矣。公未即位，元必不改而於春夏即稱元年者，公未即位必未改元，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於時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 三

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

書其執不

**疏**

注晉執至所歸

正義曰：晉執仲幾傳無書所歸。日月據經所書是三月始執，案傳則不外

也傳稱辛巳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長曆辛巳是正月七日也既會而魏舒始卒庚寅哉是正月十六日也宋仲幾不受功當於裁時不肯役耳士彌牟云晉之從政者新是士鞅已代魏舒矣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必是既裁之後三月以前執以歸晉至三月乃歸於京師耳經書三月始執者晉人初執不告後知以歸不可至三月復歸於京師諱其以歸乃歸王故以三月初執告也縱晉執人諸侯不得相治事當使歸決於天子况在天子之側不以歸於京師晉人自知不可不以歸晉告魯故經但書其裁不書所歸既不言歸王亦不言歸晉是不以所歸告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告於廟故書至

戊

辰公即位

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

**疏**

注定公至

義例正義曰公羊傳曰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穀梁以為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左氏

無此義故杜顯而異之正月即位正也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爲失其時故詳而日之直記事之宜書曰無義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九月

大雩

無傳過也

立煬宮

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

**疏**

注煬公至譏之正義曰盜法好內怠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諸侯之禮親廟有四計煬公立孫既薨其廟即已毀矣季氏禱于煬公以求昭公不入公死於外謂禱有益而更立其宮賽之於禮不合更立惡其改變國典故著以譏之公羊穀梁皆云立者不宜立立煬宮非禮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無傳

周十月今八月隕

**疏**

注周十至之災月霜始降八月未應霜殺菽菽者

霜殺菽非常之災

人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今以八月隕霜霜能殺菽是非常之災故書之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此云殺菽彼言

不殺草者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  
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

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

涖臨也  
代天子

大夫衛彪僂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  
之居而

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

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

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

簡子韓起孫不信  
也原壽過周大夫

而

田於大陸焚焉

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  
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疏

也爾雅廣平曰陸

還卒於甯

甯今脩武縣近吳澤

范獻子去其

栢榭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栢榭示聚之

孟懿子會城成周

不書公未即位

庚寅裁

裁設

宋

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

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

邠小邾

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

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

在禧二十八年

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

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

固曰從舊薛舊為宋役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

皇大也奚仲爲夏

禹掌車服大夫

奚仲遷于邳

邳下邳縣

仲虺居薛

以爲湯左相

仲虺奚仲之後

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

故以役諸侯

承奉也

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

焉得有舊

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爲舊

爲宋役亦其職也

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

言范獻子新爲政未習故事

子

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

求故事

仲幾曰縱子忘

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

山川鬼神盟所告

士伯怒謂



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取

於鬼

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

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必以

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

城三百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

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女叔寬曰周

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寬也萇叔違天

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榮天子而高子後期故

曰違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

也

爲哀三年周人殺萇  
弘六年高張來奔起

**疏**

易位以令正義曰往午  
傳魏子南面衛彪侯云干

位以今此云魏子涖政彪侯云易位以今文不同者郊特  
牲云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然則禮國  
君乃南面往年魏子亦南面是干君之位故云干位此時  
諸國爲天子築城但當爲君各致徒役而已宜使天子之  
臣自號令之而魏子涖政代天子大夫改易上下故爲易  
位所譏別故其文異注禹貢至曰陸正義曰禹貢云

導河積石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孔安國云大陸  
澤名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郭璞曰今鉅鹿北廣河澤孫  
炎曰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計鉅鹿之城與  
周相去千有餘里魏子不應往彼田獵故嫌絕遠疑此田  
當在汲郡兵澤兵澤在脩武縣北還卒於寧寗即脩武城  
是也當是荒蕪之地故亦以大陸名焉引爾雅以證平地

皆名陸也案爾雅高平曰陸杜言廣平者以吳澤之地地下寬平故以廣平言之非是不見爾雅劉君以爾雅高平

曰陸而規杜氏非也

去其栢棹

正義曰喪大記云君

松棹大夫栢棹士雅木棹是卿葬於禮用栢棹也以其未

復君命而爲田獵故獻子去其栢棹不使用也

注不書

公未即位

正義曰懿子往年唯受號今知所得丈尺人

功而已今復將徒役城之計當更書之於策以公未即位

無君可告故不書

注言范至故事 正義曰魏舒以辛

巳會諸國至庚寅相去唯十日耳魏舒始卒巳得范鞅代

者范鞅本是中軍之佐於次當代魏舒蓋晉人聞舒卒而

馳使代之

啓寵至謂矣

正義曰尚書說命傳說進戒

於主云無啓寵納侮古有此言故云其此之謂矣開彼寵

人過其本分其人不知止足乃至

侵侮在上據在上受之故云納侮

夏叔孫成子逆

公之喪于乾侯

成子叔孫

姒之子

季孫曰子家子亟

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

子必止之且聽命焉

衆事皆諮問子家子

子家子不見

叔孫易幾而哭

幾哭曾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

叔孫請見

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

出

出時戊子未爲卿

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

言未受昭公之命

辭以距叔孫

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

臣不得事君

二子始謀逐季氏

若公子宋主社稷則

羣臣之願也

宋昭公弟定公

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

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

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以告  
成子名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

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  
謂以

義從公與季  
氏無實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孫  
爲寇  
辭者自可去若

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  
公而未知其入也

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

皆自壞墮反出  
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

侯戊辰公即位

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

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

闕魯季公墓所在也季孫

惡昭公欲溝絕其非域不使與先君同

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

離之以自旌也

駕鸞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

縱子忍之後必

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爲

君謚使子孫知之

爲惡謚

對曰生弗能事死

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

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

溝而合諸墓

明臣無貶君之義

**疏**

季孫至命焉 正義曰言子家子數於公處致

言於我云意如事君不敢不改又言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季孫之意實然故云未嘗不中吾志吾欲與之從政欲用爲大夫也公喪歸則從者散故令止之且聽命者一聽子家之所爲子家欲將歸者即與之歸 注

二子至季氏 正義曰謀逐季氏公爲爲之傳文不言公衍謀也但以公衍見復爲太子季氏欲俱廢之故言此也

注諸侯至即位

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

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五日殯訖則嗣子即位故定公

以此日即位也公羊穀梁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

位案正棺兩楹之間即禮所謂夷於堂者也喪大記君薨

之禮云既小斂男女奉尸夷于堂鄭玄云諸侯之小斂於

死者俱三日此戊辰去癸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爲正

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於廟門遂入適所殯

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

尸亦夷之於此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鄭取二傳之說言死從外來者殯在兩楹之間若謂殯為正棺則與杜言合矣

闕公氏

正義曰闕是先公葬地春秋言氏猶如言家故

謂公之墓地為公氏言是公死之家宅也玄卿以為闕屬上句公氏將溝焉猶言將溝公氏焉古人多倒語公氏則

昭公

注為惡謚

正義曰知者下云死又惡之所以知也

以自信也

正義曰信明也以自明己之不臣也

溝而

正義曰孔子之為司寇在

定公十年以後未知何年溝之

昭公出故季平

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

自以為優

禱于煬公

正義曰既毀其

廟而得禱者蓋就桃而禱之

周鞏簡

故立其宮

禱于煬公

正義曰既毀其

廟而得禱者蓋就桃而禱之

周鞏簡

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為明年鞏氏賊



簡公

疏

簡公

正義曰謚

張本

疏

法平易不從曰簡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

觀災

無傳雉門公宮之南門  
兩觀闕也天火曰災

疏

注雉門至曰災 正  
義曰明堂位云庫門

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眾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公羊傳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穀梁亦云災自兩觀始先言雉門尊也公羊稱子家駒云設兩觀諸侯僭天子其

意以其奢僭故天災之左氏無此義案禮器云天子諸侯  
臺門此以高為貴也郊特牲云臺門大夫之階禮也  
大夫異於諸侯不言諸侯異於天子兩觀為階禮無其文  
天之所災不可意卜言主災兩觀以門尊先門若災先從  
門起又將何以為異丘明無文或是災起郊  
門而延及兩觀也天火曰災宣十六年傳例 秋楚人  
伐吳 囊瓦稱人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無傳

傳之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

公

傳言奔親用  
疎所以敗也

桐叛楚

桐小國廬江舒  
縣西南有桐鄉

吳子使

舒鳩氏誘楚人

舒鳩楚  
僑國

曰以師臨我

楚使以師

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

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爲伐其

無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誑之。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

豫章

從舒鳩言

吳人見舟于豫章

爲所爲楚伐桐

而潛師

于巢

實欲以擊楚

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

之

楚不忌故

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繁守巢大夫

**疏**

桐叛至無忌

正義曰桐是小國世屬於楚桐今叛楚楚有間隙故吳子因是而謀之舒鳩自是楚之屬

國居吳楚之間亦兩取其意故吳得使之也吳子使舒鳩誘楚人又教舒鳩爲辭曰今楚以師臨我我吳自稱我今

楚也我當僞若畏楚爲楚伐桐女舒鳩當爲我誘楚軍楚師或曰囊瓦本出師伐吳見吳欲伐桐而不設備遂

被兵敗之又擊楚巢邑潛師圍而克之獲其守邑大夫為我使之無忌謂為我之畏楚形狀使楚人無復防忌於我也若楚不思吳則師不設備欲因其無備而掩襲取之耳下云吳人見舟于豫章僞欲伐桐也吳軍楚師于豫章掩其不備也潛師于莫吳人詐巢邑人云此師將伐桐也其實本擬取巢故下遂圍巢克之言潛者對豫章之師稱潛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

射姑邾大夫出辟酒

闇乞

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奪關杖以敲關頭也為明年邾子卒傳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無傳

疏

公如至乃復 正義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乃復賈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已賈雖為此解於傳無之不可從故杜不言劉炫謂公以六月即位此年便即往朝於事未為緩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獲見退當遣謝軍何

由此後更無謝處空言罪己經孫謝自罪之狀復安在  
手晉若以緩致辭必常更有譴責何由明年會次復得依  
常班序乃復之  
意不可縣知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再同

**疏**

注

同盟 正義曰穿以昭二年即位十一年盟于棧  
梓二十六年于鄆陔皆魯邾謀在是再同盟也

夏四

月秋葬邾莊公

六月乃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拔

拔地關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

門上

臨

廷闈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

射姑旋焉

旋小

命執之

見其不索

弗得滋怒

便

執射姑

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

廢隋也

先葬以

車五乘殉五人

欲藏中之潔故先內車及殉別爲便房蓋其遺命

莊公卞

急而好潔故及是

卞驟疾也

**疏**

注欲藏至遺命正義曰以人從葬謂之

殉邾子邾繁以八爲殉欲備地下墜除若令與柩同入恐其汚履藏內欲其藏中之潔故先內車及殉別爲便房處之傳言此事意在非責邾子若是葬者自爲則非莊公之罪無爲輒說此事故云蓋其遺命也邾子隊鑪而卒不應得有遺命疑其是遺命者禮國君即位而爲禫初立即營死事當是平素之時先有此命葬者奉行之

秋

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

平中晉地

獲晉觀

虎恃其勇也

爲五年士戰圍鮮虞張本

冬盟于邾

邾即脩

邾好也

公即位故脩好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

佩解玉也

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

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

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

之

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

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

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

司敗

竊馬者自拘

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

隱憂約也

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

相助也

又謂養馬者

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

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

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

不共也

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

明日禮不畢將死

遣蔡

禮侯之

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

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

蔡侯如

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



伐楚

爲明年會  
召陵張本

**疏**

注成公至馬名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有唐惠侯故云唐惠侯之後

也釋畜於馬無肅爽之名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純馬融說肅爽屬也其羽如練高首而備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故子常欲之杜以馬名臨時所作本意不可得知故直云駿馬名 請代至許之 正義曰謂請楚楚入許之也知非請唐侯者若唐侯許之自合養馬何須言欲先從者竊馬以獻乎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無傳未聞  
盟而赴以

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疏**

注癸巳至從赴 正義曰杜以長歷校之知癸巳是正月七日故云書二

月從赴也知非日誤者以崩薨之事皆以赴爲文故平王崩赴以庚戌陳侯卒赴以甲戌己丑杜依大例而言故云從赴劉炫以爲諸侯五月而葬下云六月葬陳惠公則陳侯卒在二月以爲日誤而規杜氏今知非者但諸侯雖五

月而葬春秋之時或緩或速無復常準此陳侯之葬  
事既無傳何知必五月而葬矣以杜爲火其義非也 **三**

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

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於召陵先

行會禮入楚

**疏**

注於召至書侵

正義曰先言于召陵後言侵楚是於召陵先行會禮也土地

名召陵楚地也諸侯既入楚竟先行會禮後乃侵之故經書先會後侵也

夏四月庚辰蔡

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

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召陵會劉子諸侯摠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復稱

公者會盟 **疏** 注召陵至處故 正義曰書經之例諸侯

異處故 先會而後盟皆前日而後凡此共盟者還

是前會之諸侯前已歷序故於此總言之也劉子雖是王

朝之臣而亦有封爵故諸侯之文可以兼劉子也僖二十

九年王子虎與諸侯盟于翟泉貶之稱人此劉子得與諸

侯盟者楚僭號為王不盡天子諸侯會而侵楚將以尊崇

王室傳言劉文公合諸侯是天子勅之使盟也下文書劉

表卒葬魯人弔會依同盟之禮知劉子亦與盟也復稱公

者由其會盟異處故也劉炫規杜云會盟異處故復稱公

案襄二十五年盟重丘亦是會盟異處何以不言公今刪

定知非者但會盟異處理合稱公重丘

不書公史官自略耳以此規杜非也 **杞伯成卒于**

**會** **疏** 杞伯成卒于會 正義曰成以昭二十五年

傳 即位二十六年盟于鄆陵三十二年于翟泉

此年于臯馳魯杞俱在計杜當云三同盟無注者漏脫

耳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此既薨于會其禮亦當然 **六**

月葬陳惠公

無傳

許遷于容城

無傳

秋七月公

至自會

無傳

劉卷卒

無傳即劉釜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

具爵

**疏**

注即劉至具爵立劉釜即此是也世族譜伯釜劉釜劉文公劉伏

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傳曰單子

劉卷劉子爲一人王朝公歿卒不赴魯魯不會葬文三年書王子虎卒傳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彼爲同盟于翟泉故也此亦書卒明爲同盟故也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必非劉邑之臣來赴知是天子爲告也天子告臣略言名

封而已不言劉子故書不具爵

葬杞悼公

無傳

楚人圍蔡

不服晉故也

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無傳孔圉孔羈孫士鞅即范鞅

葬

劉文公

無傳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

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

敗績吳爲蔡計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

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

**疏**

注師能至數閏正義曰師能左右

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

之曰以僖二十六年傳例也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在十一年傳例也吳大蔡小而蔡能以吳者吳子爲蔡計楚言

蔡能左右之也釋例曰吳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其衆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囊瓦楚之上卿當稱名氏

今稱人者貪以致敗又不能死難罪賤之也釋例曰楚之囊瓦貪佩馬以致討稱人罪賤之也昭三十一年傳

言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與彼期有差殊者長歷推此年閏十月庚辰又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其

月垂盡并數閏

楚囊瓦出奔鄭

書名惡之

**疏**

注書名惡

得爲十二月也

之正義曰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傳皆云貴之也不稱名爲貴之是稱名爲惡之

辰吳入郢

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略文

**疏**

江弗地至略文正義曰弗地曰入襄十三年

傳例也上文戰稱吳子此言吳入楚不稱子猶成三年虢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史略文無義例公羊穀梁以爲吳於戰稱子爲其憂中國故進而稱爵及其入郢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反爲夷狄之行故賤而稱吳左氏無此義故杜異而顯之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

伐楚也

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少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

晉荀寅

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

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

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

中山鮮虞

弃盟取怨無損

於楚

晉楚同盟伐之為取怨

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

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

祇

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

與之

折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

明日或旆以

會

或賤者也繼旆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

晉於是乎失諸

侯

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

公

子行敬子  
衛大夫

曰會同難

難得

嘖有煩言莫之

治也

嘖至也煩  
言念畢

其使祝佗從

祝佗大  
祝子魚

公曰善乃

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

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共二  
職

徼大罪也

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

隸賤  
臣也

社稷不動祝不

出竟官之制也

社稷動  
謂國遷

君以軍行被社壘鼓

師出先有事被禱於社謂之宜社  
於是殺牲以血塗鼓壘爲壘鼓

祝奉以從

奉社  
主也

於

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

謂朝  
會

君行師從

二千  
五百



又卿行旅從

五百人

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

臯鼫

將

將長蔡於衛

欲令蔡先衛敢

衛侯使祝佗私

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

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蔡叔

周公兄康叔周公弟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

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

尹正也

於周為睦

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

分魯公以大路

大旂

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爲旂周禮同姓以封

夏后氏

之璜

璜美玉名

封父之繁弱

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

殷民

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

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

醜衆也以

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

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

是

使之職事于魯

共魯公之職事

以昭周公之明德

昭顯也

分之土田陪敦

陪增也敦厚也

祝宗卜史

大祝宗人大卜

大史凡四官

備物典策

典策春秋之制

官司彝器

官司百官也彝

器常  
用器

因商奄之民

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進  
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

命

以伯禽

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  
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

而封於少皞

之虛

少皞虛曲阜  
也在魯城內

分康叔

康叔衛  
之祖

以大路少帛

績茂旃旌

少帛雜帛也績茂大赤取深  
草名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

大呂

鐘  
名殷

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

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

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  
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

取於有闕之土以共

取職

有闕衛所受朝  
宿邑蓋近京畿

取於相土之東以會

王之東菟

爲湯沐邑王東巡狩以助祭泰山

聃季授土

聃季周公弟司

空

陶叔授民

陶叔司徒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

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

比魯衛也皆開也居

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

分唐叔

唐叔晉之祖

以大路

密須之故

密須國名

闕鞏

甲名

沽洗

鍾名

懷姓九宗

職官五正

懌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

命以唐

誥而封於夏虛

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

啓以夏

政

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

疆以戎索

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三中國同故自以戎法

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

尚年也管蔡啓商蕞間王室

蕞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

子祿父以毒亂王室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周公攝王命以

討二叔蔡放也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與蔡叔車徒而放之

其子蔡

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

爲周公臣見

諸王而命之以蔡

命爲蔡侯

其命書云王曰胡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胡蔡仲名

若之何其使

蔡先衛也武王之母第八人周公爲太宰

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

年哉

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曹文之昭也

文王子與周公

異母

晉武之穆也

武王子

曹爲伯甸非尚年也

以伯爵居甸服言小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

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

先蔡

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困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款之次

其載書

云王若曰晉重

文公

魯申

僖公

衛武

叔

蔡甲午

莊  
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宋王臣成公莒期莒丕公也齊

宗盟異  
姓爲後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

武之略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

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疏**  
注文公至諸侯 正義曰劉子是天子大臣故言王  
官伯也往年蔡侯如晉請晉耳不請天子今稱劉文

公合諸侯知是晉人告王假王命以討楚王使劉子會之  
故言劉文公合諸侯以示稟於王命假王威也 注析羽

至觀之 正義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物全羽爲旒折  
羽爲旌道車載旒旒車載旌鄭玄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

之於旒旌之上所謂注旒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旒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

是其析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也釋天云注旄首曰旌  
李巡曰以旄牛尾著旌首者也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旌上  
亦有旒終據彼文言之則羽毛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  
尾也言全羽析羽者蓋有全取其翅或析取其鬪故有全  
析二名也繫此鳥羽牛尾於千首猶自別有絳爲旒終縣  
之於千今之旗獨猶然此傳直言羽耳注不引全羽而以  
析羽解之者以全羽尊於析羽鄭人所有未必尊貴故以  
析羽解之計羽旄所用其費無多晉人自應有之而襄十  
四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此又假羽旄於鄭者或當制作  
巧異故聞而借觀之注或賤至卑鄭正義曰鄭玄注  
論語云或云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是或爲賤者  
也繼旄曰旒釋天文也郭璞曰帛續旄末爲燕尾者然則  
旄謂旂身旒謂旂尾晉令賤人建此羽旄旄其旒旒於下  
執之以從其會本謂其美而就鄭借觀之既得其物令賤  
人服用之是示其卑侮鄭也鄭是列國而晉卑侮之諸侯  
於是知晉輕蔑心皆怨恨故晉於是乎失諸侯注噴至



至忿爭 正義曰噴至賈逵云然是相傳訓也易繫辭云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謂見其至深之處賾亦深之義也謂

至於會時有煩亂忿爭之言無才辯者則莫之能治也

注社稷勳謂國遷 正義曰周禮大祝云大師宜于社造

于祖設軍社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天子之祝如此則諸  
侯之祝官亦然也然則彼軍行唯有社無稷今社稷俱動

故知謂國遷也國遷唯在竟內得云祝不出竟者詩稱公

劉遷幽大王來岐及春秋杞都陳留而遷綠陵及許遷

于析之屬並是離棄本國遠適他土故有出竟之事劉以

社稷動謂軍行而規社非也 注師出至釁鼓 正義曰

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是

軍師將出必有祭社之事也周禮女巫巫掌祓除釁浴則祓

亦祭名故知祓社即宜社是也說文云釁血祭也是殺牲

以血塗鼓釁爲釁鼓此皆祝官掌之 祝奉以從 正義

曰禮軍行必以廟主社主從軍而行尚書甘誓云用命賞

予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戴遷廟之祖

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屨社之義也。是軍

行必載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若嘉至事焉。正義

曰此會因而侵楚衛侯當以軍行而云臣無事者晉本以

會召諸侯傳言將會是赴會之時未知將侵伐也。但諸國

既集師衆自多故因得行侵耳。注蔡叔至公弟。正義

曰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妣文王

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

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邰叔武次曰霍

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如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

今以蔡叔爲周公兄者以僖一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

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

兄故杜從之馬遷之言多碎謬故不用史記爲說。注魯

公至以封。正義曰周禮巾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

以封鄭玄云金路以金飾諸未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

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以功德出封若魯衛

也交龍爲旂引常文也 注璜美玉名 正義曰夏后氏

所寶歷代傳之知美玉名也哀十四年傳云向雉出於衛

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則璜非一也尚書放蕲

及魯語皆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則先王不以王賜

向雉向雉自規求得之也鄭玄注周禮云半璧曰璜 注

封父至弓名 正義曰鄭玄云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與

同姓此繁弱封父之國爲之不知何時滅其國而得之也

孔叢云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忌歸之矢以射蛟於雲夢是

繁弱爲弓名也 使帥至明德 正義曰使六族之長各

自帥其當宗同氏輯合也合其所分枝屬族屬也將其族

類人衆以法則周公令其移家居魯用就受周公之命是

以使之共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也下賜殷民七族

亦是使之法則康叔令共職事于衛也賜唐叔及懷姓九

宗亦然 陪敦 正義曰陪是加增之義敦厚釋詁文也

言既封爲大國已方五百里又分以上田更增彼寬厚爲

七百里也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鄭玄云

公之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  
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鄭玄周禮大  
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又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  
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  
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  
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附庸二十四言德兼此  
四等矣是增厚魯國之事也 祝宗至彝器 正義曰祝  
宗接神之官大卜主卜大史主書與此四等官人使之將  
歸於魯也服虔云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儀  
之物若今織扇之屬備賜魯也止不解備物則與典策爲  
一也備物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若傳之所云發凡之類  
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官司彝器謂百官常用之器  
蓋錫壘俎豆之屬其賜魯也 注商奄至柔之 正義曰  
書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謂祿父  
曰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疑比百世之時請舉事然後祿父  
及三監叛是奄與四國流言也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

東土也此復云因商奄之民則商奄是東方之國近魯之地也昭元年傳云周有徐奄杜以彼奄與此商奄爲一故土地名奄商奄二名共爲一國此注言商奄國名以商奄二字爲國名也詩稱四國流言毛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則商奄各自爲國奄則此奄是也商謂紂子祿父下云管蔡啓商是名祿父爲商也然則毛言商奄爲二杜言商奄爲一杜言四國流言亦謂管蔡祿父與商奄爲四也商奄即四國之一言與者據民與四國之君流言故言與也或者據奄君道三國爲亂故言與摠稱四國非爲商奄外別有四國也言封魯於少皞之虛則商奄非魯地也非魯地而言因其民是誅商奄之日民或逆散在魯皆命使即屬於魯今魯懷柔之玄卿以爲三監與商爲四國奄在外故言與四國 注伯禽至伯禽 正義曰詩魯頌說封魯之事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伯禽爲周公世子也魯世家云周公相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

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  
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則魯  
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其意言周公聖人若  
使之魯則恐天下迴心向之故不使之魯也以周公身不  
適魯唯遣伯禽之國故傳皆言分魯公不言分周公也傳  
言命以伯禽於體例命以康誥命以唐誥則伯禽亦似策  
命篇名今杜云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則伯禽非  
是誥誓篇名若必是誥誓當云命以魯誥旣爲國君不得  
與君牙伯冏同類也劉炫云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  
爲命書似書序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即以君  
牙爲篇與此同也 注少皞至城內 正義曰此注少皞  
之虛即曲阜是也曲阜在魯城內則魯之所都正在少皞  
虛矣昭二十九年注窮桑少皞之號窮桑地在魯北與此  
異者賈逵云少皞居窮桑登爲帝蓋未爲帝居魯北旣爲  
帝乃居魯也 注少皞至爲旌 正義曰周禮司常云通  
帛爲旌雜帛爲物鄭玄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

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般之正色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釋草云茹蘆茅蒐耶璞曰今之蒨也可以深絳則績是深赤之草蒨即旆也爾雅繼旆曰旆旆是旆身旆是旆尾尾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績蒨是大赤大赤即今之紅旗取深赤之草爲名也蓋王以通帛雜帛並賜衛也然則大赤即是旗也於績蒨之下更言旆者蒨言旆尾旆言旆身圓其文故具言耳若其不然旆是干之所建旗皆有旌少帛旆旆之後何須更復言旌明是圓其文故重言之

注鐘名

正義曰周鑄無射魯鑄林鐘皆以律名名鐘

知此大呂沽洗皆鐘名也其聲與此律相應故以律名焉

注眡塗至藪名

正義曰周禮遂人云夫間有遂廣深

各二尺遂上有徑容車馬也十夫有溝廣深四尺溝上有眡容大車百夫有洫廣深八尺洫上有涂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容二軌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容三軌眡是路故爲塗所徑也相十二年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杜云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彼是鄭地與

此武父非一也土地名云傳曰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則武父衛之比竟也非河南武父其地闕無其處故直云衛北界也釋地十藪鄭有圃田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衛之南竟至此澤畔取於至東蒐正義曰

土地名有閭之士與相土之東都其地皆闕無其處言共王職猶魯之許蓋近京畿也會王東蒐則爲從王巡守助祭泰山爲湯沐之邑若鄭之祊田蓋近泰山也王巡守者諸侯爲王守土天子以時出巡行之今言蒐則王之巡守亦因田獵以教習兵士注聃季至司空正義曰富

辰言文之昭聃季在魯下史記大姒十子聃季最少是周公弟也周禮司空主土司徒主民知聃季授土爲司空也下陶叔授民爲司徒也注皆魯至法也正義曰王制

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言王者布政當順民俗而施之也此民習商之政爲日已久還因其風俗開道以舊政也衛居殷虛開以商政可矣魯亦



開以商政者王者所法不過二代夏在衛西魯在衛東夏  
政非魯所及與衛大同以殷之餘民有六族將其醜類以  
即事于魯故與衛皆啓以商政也疆理土地以周法則三  
代經界法皆有異其異未盡聞也索之爲法相傳訓耳考  
工記量器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鄭亦以索爲法注  
擇姓至之長正義曰懷姓居在晉地而不言殷民知是  
唐之餘民也言懷姓九宗則皆姓懷矣知一姓而有九族  
也職官五正杜云五官之長則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  
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玄云此殷  
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唐叔使  
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殷之五官不必皆在唐地但有  
三官四官亦得揔五言之劉炫云職官五正職主也正長  
也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九宗爲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  
有一人數少者當宗不足立官并之爲五使五官領此九  
宗或以爲於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故  
備言之或以爲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五

行之官長也是天子之大臣非唐之遺民然姓而有五也  
并賜唐叔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哉 文武至尚

年 正義曰文武成康皆以處長而立未聞更有兄伯封  
為諸侯而云伯猶多者以叔年稚於伯仲處叔而得分多  
明其長者無所得伯是兄弟之長故舉伯以為言所云猶  
多者甚言之耳歷檢書傳文武成康未有兄為諸侯者幼  
者分物多長者無所得此唯為不尚年故也 管蔡至命  
也 正義曰書序云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

仲之命其經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  
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  
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  
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率乃  
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傳之此言皆述書意  
而為之辭唯增言徒七十人耳孔安國云郭鄰中國之外  
地名亦不知何方地名也 注甚毒也 正義曰甚毒間

亂賈逵云然是相傳訓也道祿父作亂將以害周若毒贅然故云毒亂王室也 注周公至放也 正義曰蔡仲之

命篇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則是周公誅之矣而此言王者周公稱王今以討之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是稱王命之文也說文云粲散之也從米發聲然則粲字殺下米也粲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隸書改作已失字體粲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為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今定本作蔡非也 注為周公臣

正義曰孔安國云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是為周公圻內采邑之卿也 母弟八人

正義曰七言十人而此云八者伯邑考已死不數武王故八人 康叔為司寇 正義曰尚書蘇公為司寇此言

康叔者為蘇公出封為國康叔替之 注五叔 正義曰

史記云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

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 曹為至尚年 正義曰於昭穆曹是晉之叔父也晉

為大國多受分物曹為伯爵而在甸服非是尊尚年長也  
相二年傳云晉甸侯也晉亦在甸唯侯伯之爵異耳言魯  
伯甸連言之耳於甸無升降也鄭玄云曹今濟陰定陶也  
去王城八百里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侯服五  
百里定陶在畿外故為在甸服言其小也 藏 在周府

正義曰言周家府藏之內有此載書在也本或為盟府

由僖五年傳藏於盟府涉彼而誤耳 不正  
其德 正義曰正長也謂不長其有德者也 反自召陵

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

哀曰黃父之會 在昭二十五年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

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

能 以能驕人 無復怒 復重也 無謀非德 非所謀也 無犯非

義

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疏**

乃長衛侯

正義曰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踐土之盟

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時國次也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共明神本其始也是言會以國之大小爲次至盟乃先同姓盟之先同姓者唯謂王官之宰臨盟時耳踐土則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此盟則劉子在焉故二者先同姓其餘雜盟亦以國之大小爲次故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若其皆先同姓則楚不得競也以此知餘盟不然 九言 正義曰古者一字與二字並爲一言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乾坤雖是一字亦一出口乃得言之故謂之一言今則一字爲一言三字以上爲一句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

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負

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

在昭十七年

伯

氏之族出

郤宛黨

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

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囚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

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

舍舟

于淮汭

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

自豫章與楚夾漢

豫章漢東

江北地名

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

下

汭綠也綠漢上下漚使勿度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以方城外之毀

吳所舍舟

還塞大隧直轅冥阨

三者漢東之隘道

子濟漢

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

武城黑謂子常

黑楚武城大夫

曰吳用木也我用革

也

用軍器

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

人惡子而好司馬

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

若司馬毀吳

舟于淮塞城口而入

城口三隘道之總名

是獨克吳也

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于大別

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三戰子常知

不可欲奔

知吳不可勝

史皇曰安求其事

求知政事

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

舉

經所以書戰二師吳楚師

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

廬曰楚瓦不仁

瓦子常名

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

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

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

之子常奔鄭史息以其乘廣死

以戰死

吳從

楚師及清發

清發水名

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

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

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

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

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

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

以出涉睢

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

鍼尹固與

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

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

子山

處令尹之宮

子山吳王子

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

之夫槩王入之

入今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

左司馬戍

及息而還

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

敗吳師于雍澁傷

司馬

先敗吳師而身被創

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爲禽焉

司馬嘗在

吳爲闔廬臣是以今耻於見禽

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

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不失

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旬卑布

裳剽而裹之司馬已死到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

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

受之中肩王奔鄭鍾建負季辛以從鍾建楚大夫

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聞絕鄭公辛之弟懷

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

乎

辛夔成然之子闕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

辛曰君討臣誰敢

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

亦不如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

仁者能之

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彊陵弱

違彊陵弱非勇也

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

弑君罪應滅宗

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闕辛

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

鼠匿也

周室何罪君若

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弊天衷

弊成也

君之

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

北隨公也

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

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

逃

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

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

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

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一人  
楚王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鳩安  
集也

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

要言  
無以

楚王與吳并  
欲脫子期

王使見

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  
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

辭曰

不敢以約爲利

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爲  
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爲盟主

王

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當心前割取血  
以盟示其至心初

伍員與申包胥友

包胥楚  
大夫

其亡也謂申包

胥曰我必復楚國也

復報  
也

申包胥曰勉之子

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

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

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

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

疆場之患也

吳有楚則與秦鄰

逮吳之未定君其取

分焉

與吳共分楚地

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

君靈撫之世以事君

撫存恤也

秦伯使辭焉曰

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

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

伏猶處也

下臣何敢即

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

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

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

九頓首而坐

無衣三章章三頓首

秦師

乃出

爲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疏**

注豫章至地名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

此在江北者土地名云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又於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交漢此皆在江北淮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注禹貢至夏界正義曰禹貢云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孔安國云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迴南入江如彼文大別在江北小別當近之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也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



東而漸西也土地名小別大別皆闕不知所在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傳曰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反在安豐也

所謂

謂至入也

正義曰臣身義則行不待君命古有此言故

云其此之謂也今日我致死而戰楚可入也

注奔食至

戰數 正義曰五戰謂齊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也柏舉也清發也此已五矣若復數雍滋則爲六也傳例皆陳曰戰奔食而從之則食者走不暇爲陳故不數也

季芊界我

正義曰世族譜季芊與界我二人皆平王女也服虔云季芊許嫁而字界我季芊弟也禮婦人許嫁笄

而稱字季芊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

注睢水至西走

正義曰土地名睢水出新城昌魏縣

南發河山東南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此水在郢都之西楚王辟吳而西走

注燒火至却之

正義曰賈逵

云燧火燧也象象也也以火繫其尾使奔吳師驚却其衆使王得脫杜用其說也禮有金燧木燧皆取火之物故以

燧名火也說文云象長牙鼻南越之大獸也南州異物志云象身倍數牛而目則如豕目鼻長七八尺其所食物皆鼻取之性馴良爲人所養夷人服乘之史記大宛傳曰身毒國其民皆乘象以戰是象可調馴楚近南邊故有此象王將涉睢吳師來偏故使以火繫象尾令突吳師使驚却之言執燧象者既繫火於尾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我實失子可哉 正義曰言我比來失子不知子有賢行臨難能免吾首女今可守此言哉 注司馬已死 正義曰

言布裳剽之是司馬傷而自殺故云已死 注忠壯 正義曰謀毀舟敗吳是忠也雖傷猶戰不止是壯也 注入

雲至之夢 正義曰土地名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

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

丘湖江南之夢也郢都在江北唯東王走西涉睢又南濟

江乃入于雲中知此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田於江南

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司馬相如子

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 柔亦至疆禦

正義曰詩大雅烝民美宣王之詩其章內言仲山甫不茹  
柔不吐剛也釋言云啜茹也舍人曰啜茹食也檀弓云啜  
菽飲水啜菽謂食豆藿也然則茹者啜食之名以王奔  
隨正義曰相六年傳曰漢東之國隨爲大土地名隨義  
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土地名鄖江夏雲杜縣則是楚  
之西南吳師猶尚在楚更東來奔隨國者蓋爲楚與隨有  
恩謂可保守故也注荐數也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  
再亦數之義也無衣正義曰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  
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其詩云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鄭注云此責康  
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言不與民同  
欲也下注云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脩我戈矛  
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又云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又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王于興師脩我  
甲兵與子偕行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無夏傳

歸粟于蔡

蔡爲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

**疏**

注蔡爲至之粟正義曰公羊傳曰執歸

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亦然賈逵取彼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杜以傳文唯言周亟矜無資自解魯歸粟之意不言諸侯歸之諸侯或亦歸之要此經所書其意不及諸侯故顯而異之

言魯歸

於越入吳

於發聲也

**疏**

注於發聲也

正義曰公羊傳云於越者何越者何

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其意言越與於越立文不同事有褒貶左氏無此義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異辭無義例

六月丙申季孫意

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無冬晉士

傳

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因楚亂也終夏閔馬父之言

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亟急也

越入吳吳

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

東野季氏邑

還未

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

璵璠美玉君所佩

仲梁懷弗與

懷亦季氏家臣

曰改步改玉

昭公之出季孫行若事佩

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

陽虎欲逐之告公山

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

不狃季氏臣費宰子

洩也爲君不欲使僭

既葬相子行東野

相子意如子季孫斯

及費子洩爲

費宰逆勞於郊相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

弗敬

懷時從相子行輕慢子洩

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行逐懷也爲下

陽虎囚相子起

**疏**

注璵璠至所佩之寶玉璵璠是一玉名說文又云瑜美玉與

正義曰案說文云璵璠魯

璵璠異也昭公出奔之後平子攝行君事入宗廟佩此玉陽虎以平子嘗佩此玉故將以斂之仲梁懷不與明此玉是君所佩也君之所佩故爲美玉也玉藻云公侯佩山玄玉此當時所佩未必是山玄也玉藻又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鄭玄云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官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 改步改玉 正義曰步謂行也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玄云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是君臣步

不同也王藻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  
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爲君行佩君王及定公  
立季氏復臣位故步玉皆改矣彼爲君申包胥以  
正義曰家臣謂季氏爲君故注云不欲使替

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五百乘三萬  
七千五百人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

道猶  
法術

使楚

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

于沂

稷沂皆  
楚地

吳人獲遠射於栢舉

遠射楚  
大夫

其子帥奔徒

奔徒楚  
散卒

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

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

從吳伐  
楚故

九月夫

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

自立為吳王號夫槩

奔

楚為堂谿氏

傳終言之

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

又敗吳師吳師居麋

麋地名

子期將焚之子西

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

前

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言不可并焚

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

可以歆舊祀

言林公祭復楚則祭祀不廢

豈憚焚之焚之而又

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

楚地名

吳師大敗

吳子乃歸囚闔閭罷闔閭與罷請先遂逃歸



輿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

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 葉公諸梁之弟

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

諸梁司馬沈尹成之子葉公子

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弃母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不義

乙亥

陽虎囚季栢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季栢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爲

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

何藐

藐季氏族

己丑盟栢子于稷門之內

魯南城門庚

寅大誼逐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齊

歆即文伯也秦遄平

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

楚子入于郢

吳師已歸

初鬪辛聞吳人

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

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江夏竟陵縣西

有曰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亶涉其帑亶楚大夫不與王

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

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

志前惡惡過也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

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

皆從王有大功者

子西曰請舍懷也

以初謀弑王也

王曰大德

滅小怨道也

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

申包胥曰吾為

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

子旗其又為諸

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

遂

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

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

司樂大夫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

國于脾洩

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

聞王

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

於麋築城

復命

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

言自

知不能當

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

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

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

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傳言昭王所以

復國有賢臣也

**疏**

王之至脾洩正義曰王之在隨也國內無主子西以民無所依恐其潰散故偽爲王之

車服以安道路之人國于脾洩之地於時子西蓋假稱王矣問高厚焉弗知正義曰子西問由于所築麋城高

厚幾何由干不知董遇云問城高厚丈尺也本或有小大者涉下文而誤耳不能如辭正義曰敢為不敢如為

不如古人之語然也傳二十二年傳云若受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經傳之文此類多矣城不至何

知正義曰王肅斷小大何知為句注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奐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

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晉士鞅張奐引傳為文小大上屬杜雖無注蓋與張同

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

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

以許男斯歸

游速大叔子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

鄭

無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

宋行人樂祁犁

稱行人言非其罪

冬城中城

無傳公爲晉侵鄭故

懼而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無傳何忌不言何闕文鄆

貳於齊故圍之

**疏**

季孫至圍鄆正義曰鄆是魯邑輒曰圍之必是鄆邑叛也三傳並無其事不知何爲而

叛明年齊人歸鄆是叛屬齊也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

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胥靡周地也周僭紂因鄭人以作亂

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

往不假道於衛及還

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陽虎將逐三桓欲使

得罪於鄰國 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彌子

瑕衛嬖大夫 公叔文子老矣

文子公叔發

輦而如公曰尤

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

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北龜定之鑿鑿帶而鏡鑑以鏡為

飾也今西方羗胡猶然古之遺服 苟可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

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

為質

求納魯昭公 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

德蒙舊也 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

大姒文王如

唯周

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  
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

若何乃止

止不伐  
魯師

**疏**

討鄭之伐晉靡 正義曰下  
注云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

取臣前而此獨云晉靡者此時須顯侵鄭之意故言討鄭  
之伐晉靡略言之也但鄭伐周事須從下文成周發之故  
傳文乃逆指下事爲次也 尤人至非禮 正義曰入其

國門非也追我其師亦非也尤其非而復效之爲非禮也  
下云效小人以弃之即云天將多陽虎之罪則公叔文子  
知此出入衛明是陽虎之計非魯公使然尤人謂尤陽虎  
也 文之至昭非 正義曰賈逵云舒鼎鼎名昭非

寶龜杜依用之鑿衛文公鑄此鼎也其名曰舒不知其故  
成之昭非成公新得此龜蓋以灼  
之出非兆文分明故名爲昭非  
夏季相子如



晉獻鄭俘也

獻此春取  
臣之俘

陽虎強使孟懿子

往報夫人之幣

虎欲困彘三相并求媚於晉  
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

晉人

兼享之

賤魯故不復兩設禮  
明經所以不備書

孟孫立于房外謂

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

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稱先君以  
懲其言若

欲使晉必  
厚待之

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

擇得  
其人鞅

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

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

入焉

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䟽

陽虎至之幣正義

曰聘禮者諸侯使卿聘鄰國之禮也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禮法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者亦爲晉君來聘也經無其事蓋遣大夫來聘名氏不合見經故略之也不言報晉君唯言報夫人者栢子如晉獻鄭俘即亦報聘晉也栢子報聘即亦得報夫人也但陽虎欲困辱三栢又欲求媚於晉旣使栢子報聘晉君又別遣正卿報晉夫人所以困辱三栢而重晉禮也

注賤魯至備書

正義曰君栢子特爲獻俘懿子專爲報聘則經當兩書如

晉不合共文晉人亦當兩設享禮各待一客今乃栢子聘晉君懿子報夫人則似共爲一使老賓與介然故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爲設禮傳言此者明經所以不備書也不備書謂不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若然文十八年公

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亦是經不備書而怪此不備者彼傳言惠公立故且拜葬也則是魯並命二卿今行兩事雖各有所主而受命俱行故宜共文書之此則相子獻俘并亦報聘一卿足以兼之懿子不須行矣陽虎強使之行乃是從後而去時不同受命宜當別書如晉止爲晉人所賤故經不復備書正以傳言強使懿子報夫人之幣知相子報晉君矣傳言兼享之知其不應兼矣以此明二人不同受命宜應別書略而不備書耳 孟孫至先君 正義曰懿子之意不爲陽虎求官欲使晉人知陽虎專權爲國所患言若不得居魯而息肩於晉示已知陽虎必將作亂而出奔也中軍司馬晉國大夫之最貴者爲求此官似若欲使晉厚待之然令晉知其情耳諸言有如皆是誓辭稱先君以徵其言似若欲晉必從之 注欲令至知之 正義曰本意不爲陽虎請官欲令晉人知陽虎終必逃走強設託請之辭因此言辭以取入晉之意欲令晉人素知陽虎之必逃

四月己丑吳大子

終曩敗楚舟師

終曩闔廬子夫  
差兄舟師水戰

獲潘子臣小惟

子

二子楚舟  
師之帥

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云子

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楊

陵師  
陸軍

令尹子西喜

曰乃今可爲矣

言知懼而  
後可治

於是乎遷郢於郟

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傳言楚賴  
子西以安

**疏**

注陵師陸  
軍正義

曰上云舟師水戰此言陵師陸軍南人謂陸爲陵此時猶  
然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是陵陸小大之

異名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

亂于周

儋翩子  
朝餘黨

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

黍狐人闕外

鄭伐周六色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為成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為下大王出居姑猶起

秋

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

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

與

公言告之

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

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

而行吾室亦不亡

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

唯君亦

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

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六十

於簡子

楊木名

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

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爲也已

知范氏必怨將得禍

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

以其

爲國死

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

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

也乃執樂祁

獻子怒祁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

陽虎又盟公及

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

衢

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  
爲八年陽虎作亂起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

姑猶

姑猶  
周地

辟僭翩之亂也

爲明年單  
劉逆王起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

于鹹

衛地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稱行

人非使  
人之罪

齊侯衛侯盟于沙

結叛晉也陽平元城  
在東南有沙亭

大

雩

無傳  
過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夏國  
佐孫

九月

大雩

無傳  
過也

冬十月

䟽

注過也 正義曰案賈逵  
云旱也杜言過者杜以春

秋旱雩傳皆發之言旱以此傳無旱文故謂之過如賈之所言前既有雩後又有旱旱可知不誤發傳若然昭二十

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一月兩雩早亦可知何須發傳言旱甚也劉以賈言規杜非也蓋時有小旱故傳不言旱

未應合雩故

杜云過也

傳七年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叛

儀栗

周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鄆陽關皆魯邑

中貳於齊齊今歸之不書虎專之

夏四月單武公

穆公子

劉桓公公

子敗尹氏于窮谷

尹氏復黨僖嗣共為亂也

秋齊侯鄭伯

盟于鹹衛會于

也

衛侯欲叛晉

屬齊鄭也諸

大夫不可使北也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



執結以侵我

欲齊師擢大夫

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瑣即沙也爲明年涉作棧衛侯手起

齊國夏伐我

齊叛晉故

陽虎御季

栢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

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欲陽

將

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

墮毀其軍以誘敵而

設伏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

而女

苦夷曰虎

陷二子於難

莒季氏家臣二子季孟

不待有司余必殺

女虎懼乃還不敗

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

**疏**

處父至必

死 止義曰齊人設以待魯若入其伏內是爲禍也虎不謀此禍而欲夜掩齊女必死處父欲自殺之不待有

正義曰言不待掌刑戮之有司余必自  
殺也虎見二子以此言懼之乃還不敗冬十一月

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幽慶氏守姑  
猶大夫晉籍

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己巳十二月五  
日有日無月館

于公族黨氏黨氏周  
大夫而後胡于莊宮莊王  
廟也疏

注己巳至無月 正義曰此年經傳日少上下無  
可考驗杜自以長歷校之己巳爲丁二月五日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三